

盛大文学 原创文学门户  
起点中文网  
www.qidian.com

谷歌百度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

红透网络的穿越奇文台湾同步上市

百万重量级长卷

玄幻看《诛仙》，探险看《鬼吹灯》

穿越当然是看《极品家丁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禹岩◎著

# 极品家丁

6



行  
尔  
斤  
一  
度  
夫  
孩  
混



禹岩◎著

# 极品家丁

6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
极品家丁⑥ / 禹岩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9. 1

ISBN 978-7-219-06362-0

I. 极… II. 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6351 号

---

图书监制 江 淳 彭庆国  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  
封面绘图 张晓雨 周华龙  
插图绘图 张晓雨 易 男  
封面设计 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  
印 张 21  
字 数 300 千字  
版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09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362-0/I·1078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

## 第一章 鸳鸯重逢·001

久违了的肖青璇，小手柔软如绸缎，却冰冰凉凉，没有丝毫的热气，被林晚荣的大手紧紧握住。肖青璇有些惊恐，更多的却是温暖，想要推辞，心中却如针刺，恍如幸福便要指尖溜走，她又喜又痛，泪落如雨，洒在两人紧握在一起的双手上。

## 第二章 仙坊骤变·031

感觉到肖青璇身上传来的阵阵凉意，生命似乎正从肖青璇身上慢慢消逝，林晚荣眼角皴裂，浑身热血似是燃烧了般沸腾。“啊——”他忽然停住脚步，仰天一声长吼，掏出怀中华枪，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阵阵硝烟袅袅升起，林晚荣浑身杀气腾腾，大声道：“杜修元，开炮！”

## 第三章 出云公主·059

肖青璇一身白衣，身材婀娜，秀发高盘，脚步轻盈，缓缓从厅外走了进来。她容颜绝丽，雍容华贵，厅中男女看得都呆了，今日的肖青璇与昨日又有了许多不同，如果说昨日还可以叫她肖小姐，那么今日就应该称为林夫人，这是一种质的改变，仿佛一夜之间，她便由幽静的百合变成了盛开的牡丹。

## 第四章 奉旨勾女·083

果然是古今第一奇旨，亏林晚荣能想得出来，徐渭拼命忍住笑，脸色涨得通红，急忙抱拳：“哦，林小兄，我突然忆起家中今日还有老友来访，老朽要先走一步了。失陪，失陪！”徐渭话毕，拔脚就走，双肩不断颤抖，走到拐角处看不见林晚荣的身影了，这才拍拍胸脯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
## 第五章 出师不利· 119

“晚荣哥，您看我美吗？”徐嫦晋缓缓停住了哭泣，自他怀里抬起头来，脸上带着一抹鲜艳的晕红，晶莹的泪珠映衬着她如玉的肌肤，娇艳可人。还真是有点美啊，林晚荣眼皮渐渐沉重起来，看徐嫦晋的脸色，也不那么分明，摇晃着倒了下去。

## 第六章 林三提亲· 145

林晚荣拉开门栓往外行去，行动甚是坚决。萧夫人恼怒之极，这个人恁地奸猾，竟把这些事情推搪到我身上，这手掌、手背都是肉，叫我如何割舍啊！她犹豫半晌，不知如何抉择，见林晚荣便要行出房门，匆忙之间银牙一咬，说道：“林三，你回来。”

## 第七章 千绝奇峰· 163

千绝峰，百丈锁，命运竟是如此的神奇，林晚荣咧开大嘴一笑，眼中涌动的泪珠却无法逃过宁雨昔美丽的双眸。我究竟是想哭还是想笑呢？林晚荣苦思无果，心里却是无比的平静。到了这般时候，早已没什么可以在乎了，他一抬头，小声道：“姐姐，我要减肥！”

## 第八章 战胜师傅· 191

小姑娘十六七岁年纪，身穿一身粉红缎衫，唇红齿白，肌肤如玉，脸上憔悴不堪，却无损她天生丽质，反倒更添一股楚楚动人的韵味，就仿佛一朵清晨绽开的小花。假以时日，定是一个倾城倾国的大美人。这是谁家的小姑娘，怎么如此眼熟？肖青璇心中疑惑着，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。



## 第九章 生则同绳· 207

几百丈的距离，滑行起来却是转瞬即逝，耳边风声呼呼扫过，望见宁雨昔逐渐模糊的面颊，林晚荣脸色苍白，与宁雨昔在崖上经历的每一时、每一刻，历历浮上眼前。那一颦一笑、一嗔一怒，言犹在耳，似是被针刻在了心上，永远难以忘却。

## 第十章 拓展训练· 245

在场的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将，方才林晚荣与于宗才二人的言行，孰优孰劣自都一目了然。别的不说，就林晚荣这等新奇的练兵法，那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，再想想他从前在山东的战绩，诸人渐渐收拾起了轻视之心，最起码，他不是个草包。

## 第十一章 左拥右抱· 269

昏黄的灯光微微闪烁，一具玉雕冰琢的迷人胴体尽呈眼前。秦仙儿眉目如画，娇口轻喘，似是刚扶起的娇子般软弱无力，细长的柳眉、明澈似水的双瞳、光洁如玉的香腮，映衬得她的俏脸清丽脱俗，鲜红欲滴的樱唇时张时合，星眸迷离中似有无限的期盼。

## 第十二章 惊天爆炸· 289

顾不得眼前纷飞的瓦砾，三人匆忙回头，正看见让人撕心裂肺的一幕。此起彼伏的爆炸连声而起，林晚荣与萧夫人立身处便仿佛爆竹燃烧时的中心一般，残砖碎片漫天飞舞，滚滚烟尘冲天而起，巨大的热浪炙烤着面颊，就如同扑到火炉上。



## 第一章

# 鸳鸯重逢



久迷了的肖青璇，小手柔软如绸缎，却冰冰凉凉，没有丝毫的热气，被林晚荣的大手紧紧握住。肖青璇有些惊恐，更多的却是温暖，想要推辞，心中却如针刺，恍如幸福便要指尖溜走，她又喜又痛，泪落如雨，洒在两人紧握在一起的双手上。





娘子青璇不与我相见，又急匆匆离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望见那闪着金光的龙椅，林晚荣心中疑惑重重，恨不得飞到老皇帝身边问个究竟。他咬了咬牙，刚踏出大殿一步，就见对面急匆匆跑来一人，正撞在了自己身上。

“哎哟”一声娇呼，一个女子声音响起道：“你、你怎么走路的？”

“徐小姐？”林晚荣愣了一下，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，不是退朝了吗？”

“退朝又如何？”感受着他身上的火热，徐芷晴脸上发烧，急忙推开了他，咬牙轻哼道，“皇宫这么大，我便不能在宫中走走吗？这皇宫又不是你家的。”

要放在往日，有这样投怀送抱的美事，林晚荣定然要好好调笑一番，只是今日哪里还有这些心情，当下摇头一笑，绕开她往外行去。

徐芷晴眉头微皱，不自觉地问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林晚荣笑着道：“套用徐小姐一句话，皇宫这么大，我便不能在宫中走走吗？”

徐芷晴一叹：“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是要去见皇上，是不是？”

“猜中了也没奖。”林晚荣脚步不停，声落人已走出了几步。

徐芷晴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没有奖我不知道，不过你要问的事，我知道答案。”

林晚荣倏地转过身，睁大了双眼，拉住她的小手欣喜若狂地道：“你知道青璇在哪里？”

徐芷晴脸色发白，娇叱一声：“你弄疼我了！快放开我，你这无耻的人！”

弄疼了？林晚荣愣了一下，眼光一扫，只见自己紧紧抓住了徐芷晴嫩白的手。

林晚荣赶紧松开手，嘿嘿一笑：“谢徐小姐夸奖，好久不做花痴了，今日旧梦重温，感觉挺好的。徐小姐既然知道青璇的行踪，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？”

徐芷晴瞠他一眼，波澜不惊地道：“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位小姐吗？为了她什么都愿意做吗？”

林晚荣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那是自然。我与青璇的感情，绝非你可以想象。只要能找到青璇，你要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青璇在哪里，你快告诉我！”

徐芷晴哼道：“从山东回来之日，你曾说过，你之所以羁留京中，不肯上前线抗击

突圻人，是有心事未了。你还答应爹爹，一旦有了肖小姐的消息，你便重新考虑领兵之事，这话你还记得否？”

林晚荣点点头，若有所思：“记得一点。徐小姐，你得的这消息莫非是皇上告知的？”

徐芷晴瞟他一眼：“你记得便好。方才退朝之后，爹爹苦求皇上，陛下终于赐下了一个锦囊，爹爹命我火速传送你。若非如此，鬼才愿意留在宫中呢。”

徐芷晴自怀里取出一个金色锦囊，林晚荣急急解开，只见纸上写着一行朱红小字：“万般烦恼事，皆在玉佛中！”

“万般烦恼事，皆在玉佛中！”林晚荣看着字条直发愣，这似谒非谒，似谜非谜的两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由字面意思来看，似乎说的是玉佛寺。那玉佛寺他早在刚来京城时就去过，还在那里第一次遇见了徐芷晴，除此之外，寺宇残垣断壁、破败不堪，唯有对一尊巨大的卧佛留有些印象。如今老皇帝这两句朱批，不就等于什么都没说吗？

徐芷晴看他发呆，偷瞧了一下他手上的字条，见了这两句，微一错愕，回想两人相识之事，便轻声问道：“当初你去玉佛寺，就是为了寻找肖青璇小姐的吗？”

林晚荣无奈一笑，摇摇手中的字条：“我又不是善男信女，没事会去拜佛吗？是青璇与我相约今年七月初七在京城玉佛寺相会，我才赶去看看的。如今皇上这条子，和我所知的情形没什么分别。”

徐芷晴一声不响地取过那朱批，细细看了两眼，摇头道：“你先莫要失望，今日肖小姐突然现身，又突然消失，似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观这字据仿佛一个藏题联，皇上智计百出，御批未必如你想象中那般简单，其中必定大有深意，不如再去玉佛寺看看，说不定会有发现。”

徐芷晴分析得在情在理，林晚荣哼了一声道：“玉佛寺定然要去的。只是皇上老爷子忒不够意思，我这么辛苦地帮他想主意，他早知道青璇行踪却不告诉我，让人恼火之极。”

徐芷晴急忙掩住他的口，往四周张望了一眼，见无人留意此处，才稍微松了口气，怒瞪着他：“你找死了？在皇宫内院非议皇上，你不想活了？”

林晚荣也不在意，见徐小姐怒中带忧的神色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徐小姐，你留在宫中，便是特意为我传信的吗？”

徐芷晴脸上发烫，嗔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鬼才有功夫等你。我见你是个人才，觉得你若是不能上前线领兵抗击突圻人，实在太浪费，这才想为大华做点事情，你莫想岔了。”她小脚轻迈，急匆匆往宫外走去，走了不远处，忽地又小脚轻跺薄怒道：“你这人

是个死人不成？还待在这里做什么，还不快快去玉佛寺寻你的青璇小姐？若是去得晚了，与她失之交臂，那才是天大的憾事。”

这一句话提醒了林晚荣，他拔腿就往外跑，徐芷晴一咬牙，猛地拉住他衣袖，正色道：“我与你一起去！”

一起去？林晚荣奇怪地看了她一眼：“我是去寻找我老婆，你去做什么？”

徐芷晴神色严肃，淡淡地道：“很简单，助你早日寻到肖小姐，遂了心愿，再全心全意为我大华效力。”

这个理由很高尚，林晚荣无话可说，迈开步子往外行去，徐芷晴双手拎起裙摆，小心翼翼地踩着地上的积水跟在他后面。

一路无人说话，车厢里安静之极，徐小姐静听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，便似自己的心跳一般剧烈。

马车踏水疾行，匆匆朝城外驶去，过了小半个时辰，丫鬟玉珠探头往外张望了一眼，回头叫道：“小姐、公子，玉佛寺到了。”

徐芷晴自沉思中回过神来，喃喃道：“这么快就到了？”

林晚荣一骨碌自车厢里钻出来，蒙蒙的雨丝洒在脸上，让人神清气爽。远处蔼蔼的青山掩映在薄薄的雨雾里，便像一个戴上了面纱的仙子，分外的诱人。

春雨中的玉佛寺墙壁坍塌，四处残破，不时竖起的椽子、遍地散落的砖瓦，与第一次来的时候毫无分别。徐芷晴下了马车，丫鬟撑着油纸伞，二人站得离他远远。烟雨蒙蒙中，远处的青山绿水都显得那么的虚无缥缈、不可触摸，徐芷晴轻声一叹，缓缓吟道：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雨打楼台烟霭中，谁家小伶唱一曲，半弹泪滴半弹空！”

再访玉佛寺，林晚荣心情复杂无比，既因青璇的出现带来些新的希望，又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，望着残破的断宇，一时之间迈不开步伐。玉佛寺占地虽大，却处处败落，唯有那一尊巨大的笑卧的弥勒佛依稀可见当初繁盛的场景。取出老皇帝赐的锦囊，再次细细体味那两句话：“万般烦恼事，皆在玉佛中。现在就在玉佛寺中，却什么都看不见，老爷子，你别这么忽悠我啊！”

徐芷晴缓缓走到他身边望了一眼字条，开口道：“这两句话似乎另有禅机。你再回想一下，当初与肖小姐分别之时，她还说过什么没有？有没有提起别的跟这玉佛寺有关的事情？”

当日当涂山上，要不是自己机警，怕是早就让青璇不告而别了，当时连玉佛寺的名头都没听过，又怎会在意青璇提起玉佛寺的信息呢？

见林晚荣摇头，徐芷晴也是一阵失望，若他找不到肖青璇，那他岂不是永无为国效力之时？旋即心里又冒出一丝莫名其妙的惊喜，她急忙摇了摇头，将乱七八糟的心

思捋去：“你不要着急，皇上这御批里一定还有别的秘密。”

万般烦恼事，皆在玉佛中！林晚荣默念着，在大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，眼光落到那巨大的玉佛身上。皆在玉佛中，皆在玉佛中，一道电光闪过脑海，他忽地一拍手掌，欣喜道：“玉佛中，玉佛中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！”

他发疯一般地向那数丈高的玉佛奔去，缓缓地抚摸着冰冷的石佛。

这石佛雕刻在山壁上，足有数十人来高，以他的身高臂长，将将只能摸到石佛的脚踝。

徐芷晴也是一惊，提起长裙飞奔到他身边：“玉佛中？你的意思是，这玉佛肚中有秘密？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”

林晚荣心情大好，偏过头调笑道：“其实你的聪明就差我那么一点点，多努努力，也许有机会超过的。”

徐芷晴望着他妩媚一笑：“还要你说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这人除了吹牛皮比我强，其他的，未必能胜得过我。”

徐芷晴发髻云鬓边沾染着点点的雨珠，俏丽的脸颊满是欢喜的笑容，鲜红的樱唇微微翘起，似是一个怀春的少妇，又似一个含羞的少女。林晚荣心里感动，望着她微微一笑：“徐小姐，谢谢你！”

“谢我做什么？”见他直盯住自己，徐芷晴心里发慌，急忙偏过头去轻声道。

“谢谢你陪我一起来啊。”林晚荣叹了一口气，“其实，刚才我的心情真的很差，要不是你陪我，我还真的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呢！”

徐芷晴脸色发红，小声地道：“你这个人平时嘻嘻哈哈地没个正经，能做出什么大不了的事来。倒是你对这位青璇小姐的感情，有些出乎我的意料，这不是你平日里那般什么都不在乎的风格。”

林晚荣笑了笑：“我与青璇之间的感情，超乎你的想象，甚至也超乎了我自己的想象。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，可在这个世界上，论起最了解我的人，非青璇莫属。她是个灵动的女子，知我懂我，更舍身救我性命，你要是我，你会怎么办？”

林晚荣将自己与青璇在金陵的事情讲了一番。听闻这位肖小姐竟可与林晚荣秉烛夜谈，这份本事连自己都比不上，徐芷晴听得不胜唏嘘，叹道：“这位肖小姐至情至性，知你爱你，许你以生死，难怪你这般记挂她。若换成是我，就算为她失掉了性命也值得。”

林晚荣笑道：“失掉了性命可不行。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你就要期待自己不能先于她而去。”

徐芷晴不解道：“不能先于她而去？这是何意？难道你期望自己喜欢的人比自己

先死？”

林晚荣笑道：“看在你今天这么帮我的分上，我就给你上一课，以后你自己嫁老公的时候用得着。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一直守望着她，直到她的生命结束，由你自己承担起所有相思的悲伤与痛苦。你明白吗？”

这般新颖的理论还未曾听过，徐小姐听得痴了，泪珠在眼眶中打转，忽地低下头去道：“你说得很对。林三，这些学问你是从哪里学来的？”

林晚荣笑道：“自学啊。我这个人天资聪颖，相信你也看到了。”

徐芷晴深深望着他，轻声道：“只是有一点我却不信，若你深爱之人先死，你还能活得下去吗？换成是我，我绝不苟活人世。”

殉情之事古来有之，只是林晚荣受过的教育不再提倡了，听徐芷晴提起，他沉默一下，轻声吟道：“连就连，你我相约定百年，谁若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”

徐芷晴喃喃自语着，泪珠哗哗而下：“谁若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！你这是从哪里学来的诗词，专来骗我眼泪儿的。”

林晚荣笑着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偷些诗词专骗女孩子，那是我的特长。”

徐芷晴脸色红如花，嗫嚅几下，哽咽数声，缓缓擦去泪珠道：“也不知道被你这害人精，骗去了多少可怜女子。林三，能不能告诉我，在肖小姐之前，你还喜欢过其他女子吗？”

林晚荣一愣神，接着便打了个哈哈：“这些难为情的事情谁还记得呢？我这个人很专一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徐芷晴掩唇一笑，怅然若失地道：“我才不信你呢。你一定还喜欢过别的女子，我看得出来。你钟情的女子，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肖小姐真的很幸运。”

林晚荣大言不惭道：“那是自然。我有一句至理名言：爱到你生，爱到你死，爱到你欲生欲死。爱到你酥，爱到你麻，爱到你又酥又麻！”

徐芷晴掩唇一笑：“才严肃了一会儿，就又这般不正经了。方才的林三，是我见过的最正经的林三，若是你每日都这样，我保证你可以骗到许多大家闺秀。”

林晚荣双手一摊，无奈地道：“这个就难了，有的小姐喜欢我正经，有的又喜欢我不正经，我做人也很难哪！徐小姐，你是喜欢我正经，还是不正经？”

徐芷晴哼了一声，轻易识穿了他的诡计，脸上微微发烫。他正经的时候，深邃得像星空；不正经的时候，又奸猾得像狐狸，若要分辨喜欢哪样的他多一些，一时之间还真是说不出来。

与徐芷晴说了一会儿话，林晚荣心情更盛，沿着那弥勒佛石像攀登而上，不断地敲击着，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。见他爬得如此之高，徐芷晴吓得心惊胆战，连连娇声

道：“林三，你快下来，莫要伤着了。”

林晚荣爬下了石像，兴奋地道：“徐小姐，这石像是空心的。”

徐芷晴丝毫不见惊讶，掩住小嘴娇笑：“你这傻瓜，我早就知道了。数百年前大华建国之时，太祖皇帝兴建这弥勒佛像，动用工人数千，自内部凿空，铸就佛像。”

林晚荣睁大了眼睛：“你不早说！害我像猴子一样爬上爬下的。”

徐小姐脸色微红，小声道：“你方才那般着急，我听你讲故事又着了迷，还来不及告诉你，你便上去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就算这佛像里面是空的，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”

林晚荣擦去额头汗珠，却有一块香喷喷的手巾递到身前，他道了一声谢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不过皇上老爷子既然指明了这里，那里面一定有秘密。管他的，我就回去调集步营、骑营、神机营，拿大炮把这石像给我轰开。”

徐芷晴吓了一跳，急忙道：“不行。这石像是太祖皇帝所建，历史久远，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损坏。若是有人到皇上面前告发你，那可是死罪！”

林晚荣不屑地一笑，匆匆往外行去：“什么死罪活罪的，都比不上青璇重要。徐小姐，借你马车和小丫鬟一用。”

林晚荣疾步而出，自怀里取出自己印信交给玉珠道：“小妹妹，你拿这个到城外李泰将军大营里找一个叫做杜修元的将军，就说是林三让他调集三营兵马，带上神机大炮，半个时辰之内，速速赶到这卧佛寺。若是耽误片刻，军法处置。”

小丫鬟为难地看了气喘吁吁奔出来的徐芷晴一眼，见林晚荣神情决绝，徐小姐唯有对玉珠点了点头。待马车走远了，徐芷晴才轻轻一叹道：“你擅自调兵，假公济私，炮轰卧佛，任何一条都是死罪。你做这许多事情，都是为了肖小姐，我若是她，有你这样一个夫君，一辈子都知足了。”

林晚荣嘻嘻笑道：“你也可以找我当夫君啊，我会考虑一下的。”

徐芷晴恼怒道：“你休想。你当我是那般好骗的吗？”

苦等一会儿，便听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，一骑飞奔在前，跳下一个男子道：“末将杜修元见过将军，见过徐小姐。”

林晚荣赶忙拍着杜修元肩膀道：“杜大哥，神机大炮带了几门来？”

杜修元正色道：“禀将军，得您将令，末将把手下的神机大炮全都调来了，共有八门。”

“好！”林晚荣大叫一声，指着那卧佛的大肚子，咬牙道，“看到那佛像没有？现在你把大炮全部聚集过来，对着石像，给我轰！”

轰石像？杜修元一惊，往那弥勒佛扫了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将军，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妥？据我所知，这卧佛乃是太祖皇帝兴建……”

林晚荣微微一笑道：“杜大哥，你放心，有什么事情，我林三一人承担。早就看这佛像不顺眼了，轰它几炮，免得心烦。”

这也是理由？杜修元和身后的许震几人面面相觑，开口不得。徐芷晴无奈地摇头道：“你们就按照林将军的吩咐办吧，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与他一力承担。”

林晚荣附在杜修元耳边说了几句，杜修元微微点头，一咬牙，抱拳道：“末将遵令！”他一挥手，身后众将便迅速带领兵士摆好队形，将神机营列在最前。八门崭新的神机大炮架于地上，黝黑的炮管闪着冷光。

林晚荣感激地看了徐小姐一眼，小声地道：“徐小姐，不要对我太好，我怕我会忍不住以身相许。”

习惯了他的疯言疯语，徐芷晴已经有了一定免疫力，轻哼道：“不听你胡说八道，他日你找到青璇小姐之时，多多为我大华出力便是。”

林晚荣无奈一叹：为大华出力？我出的力还少吗？只是嘴上叫嚷着不想干，可哪次出事不是我摆平？我的苦，要对谁说！

“火药装填完毕，角度已调校完成，请将军示下。”杜修元的大喝，惊醒了沉思中的林晚荣。林晚荣朝不远处看了一眼，只见杜修元带来的足足有五千兵马，旌旗招展，刀枪明亮，气势甚是磅礴。神机营的火炮已经调整完全，只待他一声令下，便可以数炮齐发，将这石像轰个稀巴烂，现场的气氛一片肃杀。

徐芷晴小手里满是汗珠，炮轰卧佛，此情此景放在以前的她身上是绝不可想象的，难道跟着林晚荣，我也变得疯狂了不成？“林三，能不能再等等——”她刚一开口，便见林晚荣一摆手，将她的话语硬生生地堵了回去。

“准备！”见了林将军的手势，杜修元手中的彩色小旗一挥，操炮手便全神贯注地盯住那佛像。

“开炮！”林晚荣的大手示下，杜修元小旗往下一压，大声喝道。

轰！轰！数声震耳欲聋的大响，惊得周围战马齐声嘶鸣，小丫鬟玉珠急忙捂住了耳朵，徐芷晴脸色发白，几乎不敢看那石像。一轮炮声过后，远处升起腾腾的烟雾，将那石像笼罩起来，看不清情形。

林晚荣立于原处岿然不动，神色平静，似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杜修元抹了抹额头的汗珠，心怦怦直跳，每次跟随林将军办事都让人心惊肉跳啊。

等到硝烟散尽，徐芷晴鼓起勇气向石佛处望去，只见那石像完好无损，石像前面数丈处乱石飞舞，椽缘漆黑，还有数处火迹。莫非是看错了？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忙又扫了一眼，那石像完完整整，不见一丝损伤。

准头太差？不至于啊，这种新调校的火炮是她参与改进的，其准头和威力都不容

小觑。百思不得其解中，徐芷晴看了林晚荣一眼，只见他神色如常，没有丝毫的诧异。

徐芷晴皱了皱眉，问杜修元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杜修元抹了抹汗珠道：“徐小姐，是林大人吩咐的，先打石像身前。不瞒您说，打准的事情干得多了，这故意打不准的，还是第一次干呢！”

徐芷晴惊喜地看了林晚荣一眼：“林三，你改变主意了？”

林晚荣嘿嘿一笑：“不是改变主意。而是先礼后兵，打几炮看看有什么反应。若是没有丝毫动静，我照轰不误。”

动静，什么动静？见林晚荣面色高深，不苟言笑，徐芷晴不敢多问，将疑虑都藏在了心底。众人苦等一会儿，那石像处静谧异常，不见丝毫反应。莫非是我猜错了？林晚荣也有些不确定起来。

“杜大哥，这次给我瞄准了，狠狠地打！”林晚荣咬牙道。话音方落，忽听哗啦一阵轻响，异象突现，那雕刻在山上的玉佛小腹正中忽然缓缓被拉开，一个幽深的石洞现了出来。洞里漆黑深邃，众人相隔又远，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

突然出现的异象让所有人惊呆了，任谁也想不到，这人工雕刻而成的玉佛肚中，竟还有如此机关，这深邃的石洞离地数丈，有半座城池来高，也不知道会通向哪里去。徐芷晴自认博览群书，却也没想到开国皇帝所建的大肚佛像里竟还有这样的秘密。

还真是“尽在玉佛中”啊！林晚荣哼了一声，大手一挥道：“准备，驾云梯，攻上去！”

杜修元一愣，又不是打仗，这也能攻？但既然林大人下了令，怎么也得做做样子，当下一挥手，步营兵士扛出云梯向前冲去。

徐芷晴急忙拉住他的手：“你要攻谁？眼下根本看不见人，到哪里攻去？”

林晚荣说道：“谁说没有人？徐小姐你想想看，为何我们打炮之前这石像什么异状都没有。而在我们打了几炮之后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洞呢？”

徐芷晴也是聪明人，想了一想，惊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这机关是有人操纵的？我们打炮之后，他们慑于神机大炮的威力，不得不启开洞门？”

林晚荣道：“对头！”

“将军，现在就攻洞吗？”见步营兵士已整装待发，杜修元急忙大声叫道，只是说到“攻洞”这两个字，自己都觉得浑身别扭。

林晚荣哈哈一笑道：“准备，攻洞！”

听他一声令下，数百名兵士云梯立起搭在那洞口，便要向上强攻。准备到达洞口了，便听一个娇嫩的童声道：“何方鼠辈，竟敢在我玉德仙坊门口作乱！”



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出现在洞口，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，头上扎着两个小辫一摆一摆的，粉雕玉琢，煞是可爱。她手中持着一柄光洁明亮的宝剑，威风凛凛地站在洞口处。

徐芷晴一惊，望着那小女孩，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喜爱之色：“好可爱的小丫头。”

林晚荣苦笑道：“可爱倒是可爱。就怕是一只小老虎。徐小姐，你听说过玉德仙坊吗？这个作坊到底是加工什么的？”

徐芷晴噗嗤一笑，嗔道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玉德仙坊，传说是一个神秘的社团组织，在各地都拥有极高的威望。昔年太祖皇帝夺取江山之时，也有许多依仗他们之处。后来太祖夺了江山，便册封玉德仙坊为‘圣坊’，号称‘与国齐’。玉德仙坊在各地都有许多拥护者，尤其是那些乡绅士绅，更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。你那位肖小姐难道也是玉德仙坊中人吗？难怪她可以安坐于朝堂之上！”

“与国齐”？林晚荣冷笑一声，只听这称号，便知太祖皇帝是有心之人。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，竟敢号称“与国齐”，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太祖皇帝可能只是迫于无奈，才没有痛下屠刀，但是这“与国齐”的称号传下来，绝对是一个刺激历代皇帝的逆鳞。难怪老丈人对玉德仙坊不感冒，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内幕。

“徐小姐，这个作坊里，具体是习练什么的？练文还是练武？”想起仙子姐姐和青璇都身手卓绝，连叛出师门的安姐姐，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，想来这作坊应该就是一个拳馆剑社，靠拳头吃饭的。

徐芷晴悠悠说道：“文以德备，武有力攻。玉德仙坊有习武之人，但是更出名的是他们的文习教化，前辈大儒辈出，许多开门立论的宗师，都是玉德仙坊弟子。如今朝中大多数肱骨之臣，都曾受过玉德仙坊的点化。我爹爹年幼之时，也曾听玉德仙坊的前任院主讲习过孔孟大义、儒学之道。你在金陵时斗过的梅砚秋也是仙坊的隔代弟子。”

不会吧？林晚荣大吃了一惊，原本以为玉德仙坊只是一个小小的江湖门派，没想到却是一个开门立论的宗师论坛，是靠卖文吃饭，而不是弄武起家。

徐芷晴微微一笑：“所以，你遇上他们，算是将遇良才了。你要文斗有文斗，要武攻有武攻，其辩才鬼才层出不穷，看你怎么应付得了。”

头大了，若是一个江湖门派，老子轰隆隆几炮搞定，打得他屁滚尿流，轻松之极。可是摊上这么个宗师级的论坛，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智者儒者，这可怎么办？

望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徐芷晴忍住笑问道：“你还攻不攻了？”